

牟宗三先生全集

● 心體與性體（三）



牟宗三先生全集⑦

心體與性體

(第三冊)

牟宗三 著

《牟宗三先生全集》總目

- ① 周易的自然哲學與道德函義
- ② 名家與荀子 才性與玄理
- ③ 佛性與般若（上）
- ④ 佛性與般若（下）
- ⑤ 心體與性體（一）
- ⑥ 心體與性體（二）
- ⑦ 心體與性體（三）
- ⑧ 從陸象山到劉蕺山 王陽明致良知教 蕺山全書選錄
- ⑨ 道德的理想主義 歷史哲學
- ⑩ 政道與治道
- ⑪ 邏輯典範
- ⑫ 理則學 理則學簡本
- ⑬ 康德「純粹理性之批判」（上）
- ⑭ 康德「純粹理性之批判」（下）
- ⑮ 康德的道德哲學
- ⑯ 康德「判斷力之批判」（上）（下）
- ⑰ 名理論 牟宗三先生譯述集

- ⑮ 認識心之批判（上）
- ⑯ 認識心之批判（下）
- ⑰ 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
- ⑱ 現象與物自身
- ㉑ 圓善論
- ㉒ 時代與感受
- ㉓ 時代與感受續編
- ㉔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上）
- ㉕ 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下） 牟宗三先生未刊遺稿
- ㉖ 牟宗三先生晚期文集
- ㉗ 人文講習錄 中國哲學的特質
- ㉘ 中國哲學十九講
- ㉙ 中西哲學之會通十四講 宋明儒學綜述 宋明理學演講錄 陸
王一系之心性之學
- ㉚ 四因說演講錄 周易哲學演講錄
- ㉛ 五十自述 牟宗三先生學思年譜 國史擬傳 牟宗三先生著作
編年目錄

目次

第四部 分論三 朱子 1

第一章 朱子三十七歲前之大體傾向 3

第一節 二十四歲初見延平：綜述延平學之大端..... 3

第二節 二十九歲再見延平：此時之〈存齋記〉之思想…… 35

第三節 三十一歲始受學于延平：由延平定其入路 39

第四節 綜論朱子三十七歲前之大體傾向以及此後其成熟 之義理系統之形態 50

第二章 朱子參究中和問題之發展 81

第一節 三十七歲時之中和舊說二書 81

第二節 三十七歲時舊說下之浸潤與議論..... 104

第三節 三十八歲往潭州晤南軒時之議論..... 128

第四節	三十九歲時舊說下之浸潤與議論以及以南軒 〈艮齋銘〉爲宗旨·····	136
第五節	中和新說之發端與完成·····	146
第六節	王懋竑認新說「亦多未定之論」之非是·····	172
第三章	中和新說下之浸潤與議論	197
第一節	四十歲時之浸潤與議論·····	197
第二節	四十一、二、三歲時之浸潤與議論·····	215
第三節	〈中和舊說序〉之回顧與道說經過兼論朱子 與延平之異同·····	226
第四節	新說後關於持守、居敬、主靜工夫之定論·····	241
附錄：	《朱子語類》卷第十二，學六：論持守、居靜 與主靜·····	241
第四章	中和新說後關於〈仁說〉之論辨	255
第一節	引言：明道與伊川理解仁之綱領·····	255
第二節	〈仁說〉之分析·····	261
第三節	與張南軒論〈仁說〉·····	287
第四節	與胡廣仲等論「觀過知仁」與「先知後行」之 問題·····	332
第五章	中和新說與〈仁說〉後以《大學》爲規模	393
第一節	論知行·····	393
第二節	論明德·····	407

第三節 論致知格物·····	426
第六章 以「中和新說」與〈仁說〉為背景所理解之〈孟子〉 ·····	451
第一節 性、情對言預設心、性、情之三分：孟子所說 「心」、「性」、「情」、「才」四字之意義 ·····	451
第二節 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性命對揚·····	471
第三節 盡心知性知天·····	486
第七章 心、性、情之形上學的（宇宙論的）解析 ·····	497
第一節 關於明道所說之易體與神用之解析·····	497
第二節 關於濂溪「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之 解析·····	501
第三節 心、性、情之形上學的（宇宙論的）解析·····	516
第八章 枯槁有性：理氣不離不雜形上學之完成 ·····	541
第一節 論枯槁有性無性·····	541
第二節 理氣不離不雜形上學之完成·····	567
第九章 朱子晚年所確定表示之論學之宗旨、境界、與夫 方法學上之進路：〈朱子語類〉訓門人選錄 ·····	575
第一節 答廖子晦書：闢「洞見全體」·····	576
第二節 訓廖德明（字子晦）：闢「有一塊物事光輝	

(4) ◎ 心體與性體 第三冊

	輝地在那裡」……………	578
第三節	訓輔廣（字漢卿）：闢「求捷徑、去意見」……	580
第四節	訓余大雅（字正叔）：闢「懸空」……………	583
第五節	訓潘時舉（字子善）：言爲學兩路……………	584
第六節	訓陳淳（字安卿）：闢空捉天理……………	587
第七節	訓滕璘（字德粹）：言「爲學大端」……………	614

第四部 分論三
朱 子

第一章 朱子三十七歲前之大體 傾向

第一節 二十四歲初見延平：綜述延平學之大端

茲依王懋竑所刪訂之《朱子年譜》述朱子思想之發展。

「〔南宋高宗紹興〕十年庚申，十一歲。受學於家庭。」（此爲王訂《年譜》文，下倣此。）

1.《年譜》〔案：即李果齋原本《年譜》以及李古冲本與洪去燕本〕：

時韋齋爲吏部員外郎。以不附秦檜和議，出知饒州。請祠居於家。

初韋齋師事羅豫章，與李延平爲同門友。聞楊龜山所傳伊、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名其齋曰

「章齋」，以自警焉。

2.《文集·皇考吏部府君行狀》：

又得浦城蕭公顥子莊、劍浦羅公從彥仲素，而與之遊，則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七）

案：朱子父名松，字喬年，號章齋。師事羅豫章，與延平為同門友。致力於《大學》、《中庸》。此是朱子之家學淵源。其家學與師承俱以《大學》、《中庸》為首出也。

「〔紹興〕十三年癸亥，十四歲。春三月辛亥，丁父章齋先生憂。稟學於劉屏山〔屏山劉子翬彥沖〕、劉草堂〔白水劉勉之致中〕、胡籍溪〔籍溪胡憲原仲〕三先生之門。

「〔紹興〕十五年乙丑，十六歲。」

1.《語錄》：

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悚然警厲奮發。（沈僊錄）（《朱子語類》卷第四，〈性理一〉）

2.《語錄》：

某自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

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李方子錄）（《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四，〈朱子一〉，自論爲學工夫。）

案：朱子此時亦留心於禪。見下三十一歲處所錄之〈語錄〉。

「〔紹興〕十七年丁卯，十八歲。秋，舉建州鄉貢。」

「〔紹興〕十八年戊辰，十九歲。春，登王佐榜進士。夏，准勅，賜同進士出身。」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二十二歲。春，銓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二十四歲。夏，始見李先生於延平。」

1. 〈年譜〉：

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從遊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羅公仲素一人而已。李先生諱侗，字愿中，受學羅公，實得其傳。同門皆以爲不及。然樂道不仕，人罕知之。沙縣鄧迪天啓嘗曰：愿中如冰壺秋月，鑒澈無瑕。韋齋深以爲知言。先生少耳熟焉。至是將赴同安，特往見之。

2. 〈語錄〉：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胡文定安國〕之學爲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

見。屏山少年能爲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鄭可學錄）（《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四，〈朱子一〉，自論爲學工夫。）

3.《文集·延平行狀》：

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者，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論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中略〕

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深淺，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得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尤悔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中略〕又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踐徑不

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九）

案：朱子所記延平「開端示人」大要不過以下四點：

- 一、「默坐澄心，體認天理」。
- 二、「洒然」自得，「冰解凍釋」。
- 三、「即身以求」，不事「講解」。
- 四、「理一分殊」，始終條理。

關於第一點，「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此是根據其「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而來。此是其基本的入路。此步工夫函有一種「本體論的體證」，但卻是隔離的，超越的體證，即暫時隔離一下（默坐、危坐）去作超越的體證。其如此所體證的本體，就《中庸》「致中和」言，是「中」體。但中體是個形式字，其所指之實即是「性體」。性體，依「天命之謂性」言，須即是「天命流行之體」，此是根據「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來。此是北宋諸家所共喻者，尤其是濂溪、橫渠、明道所著力體會者。龜山是二程高弟，於此不應無所聞。契悟上縱有精當否，但此大脈絡不應有誤。羅豫章、李延平承之而用力於未發之中，於此大界脈亦不應有失。延平雖無理論的分解，然其超越的體證所體證之中體當即是通於「天命流行之體」之性體，此當不會有太大的出入。如果他稍有所聞，稍讀北宋諸家之書，稍讀《中庸》、《易傳》之原典，此蓋是必然而不可移者。「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此所謂「天理」，如果他稍知明道之所說，亦當即是天

命天道之天理，亦當是直通「天命流行之體」者。在默坐危坐之隔離的、超越的體證中，此體從私欲、氣質、喜怒哀樂情變之激發（感性）之混雜中澄然凸現以自持其自己，成為其純粹自己之自存自在，此即是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澄然、森然的氣象。（因延平亦知《中庸》言「致中和」是承上文「慎獨」而來，故有云：「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見下第三章第一節三〈答林擇之書〉）在此體證中，天理與私欲有一截然之對照。故云：「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是故其「講誦之餘」，默坐、危坐，固不只是泛泛的靜坐，只「收斂在此，勝如奔馳」（亦朱子語，見下第三章，第三節所錄《語錄》）之謂；乃根本是一種本體論的體證，藉此以見體或立體（「立」是體證的立），以期清澈吾人之生命。由此，以中導和，始有真正的道德行為之引生，以成道德之創造，乃至天地位、萬物育，此即「率性之謂道」，亦《中庸》後半篇盡性以至參天地贊化育也。但此義理間架，朱子不必能真切契悟，亦未繼承其師之路（主要是此義理間架，不在靜坐不靜坐）而前進。朱子是繼承伊川之糾結而前進。依伊川「在中」、「求中」之糾纏，「求中」即是「既思，便是已發」，是不對的。此本是伊川一時不諦不通之支蔓，本不必認真，但朱子對於伊川之語信守不渝，於是不滿于其師之隔離地「求中」之體證，不滿于其師之偏于靜，而不知其靜坐中超越體證之本質的意義，遂喪失此義理間架，而終于走向其「中和新說」所表現之義理間架。在朱子自以為得，而不知其本伊川之糾結而前進實非健全之途也。凡此皆見下第二、三章。

關於第二點，洒然自得，冰解凍釋，此是說踐履之期于純熟與

自然。須知超越體證只是一關。若停滯于此，則中體只停在抽象狀態中，此即後來所謂「光景」，尚不是具體而真實的道體。停于此而耿耿于此，亦是「未有洒然冰解凍釋」也。故必須再進一步漸證漸養以期于自然與純熟。其始也，中體之呈現于具體生活中總不免有勉強處，強力持守總不是純熟，「苟免顯然尤悔而已」。到洒然自得處，才真是所謂「天理流行」，而中體之爲體才是具體而真實的體，不是隔離地投置于抽象狀態中之體也。此是超越體證所必函之義理程序，真正的道德行爲固應如此也。朱子只知其師之重涵養，鄧天啓只知其涵養得「如冰壺秋月，瑩澈無瑕」，而不知其超越體證所函之義理間架，於是遂視之爲空頭的涵養矣。不知其超越體證中即函有一種超越察識也，此亦是重在先識本體也。非是朱子「中和新說」中分屬於未發、已發之涵養、察識之論也。

關於第三點，即身以求，不事講解，須知此內聖之學本是自覺地體證吾人本有之性體以體現之于現實生活中以成爲純正的道德行爲之事（不是泛泛的篤行），固非外在知識之事，亦非徒然講解文義之事。聖賢之書除一般名物度數外，大抵是指點生命方向之事，故謂「其所言，莫非吾事」，此並不錯。此亦象山所謂「六經皆我注腳」之意。此並非不讀書，要在能就其所指點而消化之于自己生命中而體現之以成爲吾人之德行，此即其所言莫非己事也。此並非是依照它所說者去做，乃是它所說者即是吾之生命中本有之事，故由其指點而豁醒，即一一皆爲己事也。此即「即吾身以求之」之義，非是求之于外，亦非只是求之于文義之間也。此本爲內聖之學之本義、第一義，但朱子後來卻以讀書、講解文義爲重點，視重視此本義者爲不讀書、廢講解，而認爲是禪矣。此是本末之倒置，非